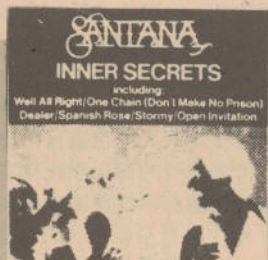


向高米尼挑戰

最近收到一個廣州老朋友的來信：“……我覺得那些搖擺樂東西聽來千篇一律，就稱它熱情，夠刺激，但刺激多了也就不新鮮了，那能比得上CLASSICAL MUSIC的豐富多彩?!由BEETHOVEN轉到TC-HAIKOWSKY他們的作品都使人入勝，但風格却不相同，除MOZART和HAYDN頗相像之外，其他一個作曲家有一個作曲家的個性，為什麼現代人竟然愈來愈不能欣賞——或愈來愈不喜歡這種藝術呢？真難理解！……”

他是一個西洋古典音樂的熱愛者，任何流行音樂都沒有接受的餘地。

三十年來，他沒有把自己的思想解放，音樂的感染只能永遠是巴哈、莫扎特、貝多芬。三五反主改，文化大革命都不能洗掉他腦中的古典神聖。



伊朗高米尼最近禁止電台播放音樂——我不知是否指全部音樂還是美國的流行音樂——理由是音樂是年青人的鴉片，使青年頭腦麻木不仁。如果連古典音樂也包括在內，這就說明了此人的反動落伍。如果僅禁止播放流行曲，DISCO音樂，這也說明了這是一個專制的沒有民主與自由的政權，始終要被時代淘汰。

我實在沒法想像「音樂」的樂聲，竟如此的叫人害怕，竟使世上的人有了這樣的分野。

我常常這樣想，如果我們死抱着古典音樂的屍骸不放，對近代的樂曲——從樂與怒以至今日的DISCO音樂完全作免疫性的抗拒的話，這世界豈非一直到毀滅也只有蕭邦等之三幾十個古人？有限的樂曲？——也永遠沒有新調？（果如是，則只有巴哈或海頓三兩個鼻祖？穆索斯基、哈察圖良、史德汶斯基等之近代作曲家都會被認為異派了？）

愛好音樂的朋友分成兩派。愛古典音樂的和愛流行曲的大多水火不相容，前者以年

老者居多，後者則以青少年為主。「古典音樂」因為是「古典」，所以局限在過去二百年間的音歌，決不能有新。而流行曲却是一天比一天新，是不斷在變的大本營。「古典」音樂有的是傳統，旋律、曲式、和聲都有傳統的美感。所以從VIVALDI，TOL-ERI，HANDEL 直到柴翁貝翁，在今日還不斷地被愛樂者欣賞。作曲家遠遠走在時代前面一二百年。

怕近代音樂

但時代肯定是一天天向前走，古典音樂却永遠有個局限。流行音樂，也可以說是為一般近代青少年容易接受的新創作，即使你不喜歡，也不能禁止它的產生。儘管那每分鐘敲一百二十下的蓬蓬蓬的DISCO新音樂



淵雲

是如何吵鬧，它却是近代社會魯促的生活節奏的反映！你聽聽那流行的ONE WAY TICKET，SUPERMAN……MAN，MAN……總可以察覺到一些創意。（回頭一看我們香港的作曲者，就覺得永遠是一個調子，一個框框。）

怕什麼？怕也沒有用，禁止也沒有用！教青年淫晦的事物十分多，如小電影如性的雜誌，防不勝防。我們需要的是基層的全面教育和思想的培養。「強制」是起不了作用的。對流行音樂的開放與正視，是民主思想的考驗。即使你不是DISCO音樂的熱愛者，但我們的社會需要自由的創作。藝術創作被局限在一特定的框框裏，花朵就要凋謝了。音樂的天才，一二百年之中只出現過極有限的作曲家，就因為自由的創造，才有SIBELIUS才有BELIOZ才有STRAVINSKY……否則世界上只永遠有巴哈了。自由與民主天地的好處，就是可以「百花齊放」。任何曲式，任何創作，不受限制，不受干擾。披頭四也好，BEE GEES也好，傅麗華也好，甄妮也好，羅大佑也好，「我哋



呢班打工仔」也好——時光是無情的試金石，能留傳得愈久，就是大眾所愛戴的藝術品。文學、音樂——都是如此。流行曲，是求新的表現。給我們年青一代多吸收各式各樣的樂聲。滋潤我們的心肺，總會有音樂奇才出現的。你看近年來法國的「小島與小孩」

不能抱着 「古典」 的屍骸不放

建築最突破傳統

藝術的創作是共通的。如果拿「建築」來比「音樂」，那末，無疑「建築」是「突破傳統」的最先進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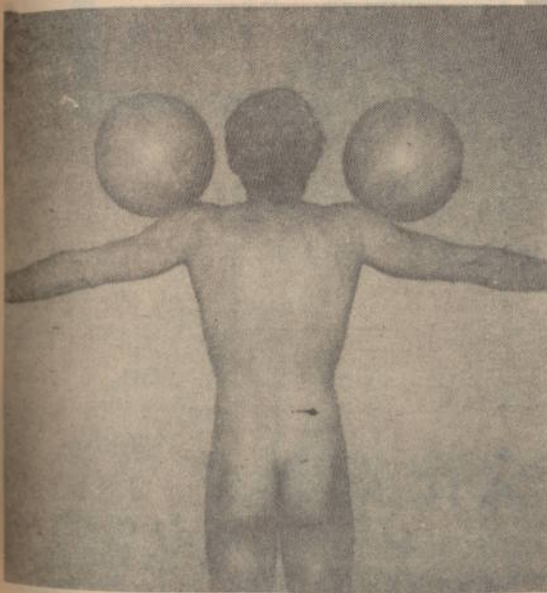
全世界的旅行人士都愛看古跡，到巴黎看聖母院到意大利看鬥獸場。幾百年的大教堂他們全部都樂意欣賞，人人都像考古學家。但你可曾看見今日的建築還像那些有一百幾十呎高的 VAULT 沒有？那歌德式的石柱座全不見了。建築隨着時代的進步，一如太空科學，年年在變，隨着結構方法的進步，材料的進步而變。1930 時代的建築——不過四五十年老！——現在看來已是個曾祖父；三百年前的教堂，更是曾祖父的曾祖父。我們在中環還隱約可以看到一點點三〇

成時，被報紙的所謂專欄作家罵得一塌糊塗；到建築完成開放後，大家身歷其境，才佩服到五體投地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是真正的藝術創作，尤其其中的內部，宏偉，巨大，錯綜的交流，使建築發揮了「太空式」的感染力，這氣氛與哥德式的教堂差了幾百年，這就是建築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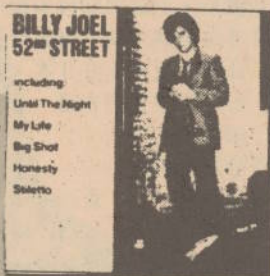
回頭一看樂壇，近代樂曲也許有很多偉大的作品，也一如建築那樣突破傳統與超越時代，但音樂竟是如此難領略，我們這班蠢才也許要一二百年後才會欣賞。

向DJ致敬

最後，我借這機會向全香港各電台的DJ致敬。雖然她們供給五百萬人的是高米尼認為毒品的養料，但是香港全部年青DJ工



，台灣的「歡顏」「橄欖樹」「在雨中」等小曲，都是十分清新可愛的。如果我們忽然換轉聽聽十八世紀的歌劇，就儼然鑽進時光隧道一樣，我們要變了個道貌岸然的紳士或珠光寶氣的貴婦了。



年代的建築痕跡，在大陸，幾乎全部都是三〇年代或以前的痕跡。（痛心！四五十年，竟沒有進步。）

建築設計師承襲了祖先的傳統，創作是他們的生命。因此一代又一代的過去，從FRANK LLOYD WRIGHT到SAAR- INEN，到MIES VAN DER ROHR，到ROCHE到YAMASAKI，……風格在變，迅速被淘汰——三五十年之內，變化與淘汰的速度，竟遠超過過去三五百年。「對稱式」的建築可以說絕無僅有，無作用的線條全部取消了。我們所見的「新」？就是最簡潔（SIMPLICITY）最樸實不虛偽不浮華的外表，甚至進到斜角形、尖形、對角線型的平面。（巴洛克、哥德式那類虛浮的建築世紀早完蛋了。）

試看今日貝聿銘在華盛頓的「國立藝術館東翼」的新館址，無論內外，給你的印象就是1979年！和四週的建築群全然不同，超越了傳統。那太空航空博物館雖是三年前才建好，已經「老」了許多。這就是自由創作的好處。（貝氏的藝術館）在未建築完

作的熱情，全心全意的投入，技巧的機靈純熟與恰好處，已進入世界一流的水準。DJ是一門新的年青的藝術——是音樂、播音、談話技術的合併體。無疑是年青人的世界。倘若你聽過許多高了八度的高嗓子播音，沒有感情的播音，再聽聽我們的譚偉華，鄧靄霖，……等等，那麼，你就可以分別出香港年青DJ的熱忱，他們給你是年青的時刻！

高米尼，你已經不是這個時代的人了？

